

曹贞吉和他的诗词创作

王佩增 宋开玉

在有清一代的文坛上，曹贞吉应该说还是一位不可忽视的诗词作家。他为人豪爽，情感丰富，思想深沉，经历坎坷，写诗填词，都不拘一格，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诗，得到了宗唐、宗宋两大诗坛领袖人物如王士禛、宋荦的称赞。他的词，一向被认为“取径较正”，在清初诸老中“最为大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一时词坛名贤如陈维崧、朱彝尊都交相赞誉。可以说，在灿若繁星的众多文学家中，曹贞吉至今还是一颗闪耀着光芒的明星。

一

曹贞吉，字升六，又字升阶、迪清，别号实庵，山东安丘人。生于明崇祯甲戌年（1634年），卒于清康熙戊寅年（1698年），享年六十五岁。

他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曾祖曹应埏，为遵化县丞。祖父曹铨，为光禄寺署丞。父曹复植为诸生，早卒。外祖刘正宗，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入清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能诗。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受到了较好的教育和文学的熏陶。

由于幼年失怙，又长于明清易代之际，曹贞吉经历过一段颇为艰难的困苦生活。他曾有诗追忆这段生活说：“伤哉垂九龄，已感终天逝。朏朏弃路隅，艰难时陨涕。提携有老母，追随有弱

弟。抢攘兵戈中，生全偶然济。……租税苦追呼，风雨门常闭。”（《珂雪初集·岁暮感旧书怀二十八韵》）这段生活使他从小就对民生疾苦有了较为深切的体验和理解。

入清后，曹贞吉在科场中也连年不利，这使他颇为伤感。好象命运有意识让他难堪似的，与他同窗共读的小弟申吉（字锡馥，别号澹馥）却于顺治十年（1653年）中了进士，不久选授国史院编修，旋擢日讲官充扈从，十五年（1658年）出为湖广右参政、分守下荆南道，十七年（1660年）转左通政，晋大理寺卿。而直到此时，曹贞吉却连举人也还没有考中，这对贞吉无疑是一个很有力的刺激：“阿弟着先鞭，而予独留滞……阿弟陟承明，叹予方食飨。咫尺判云泥，抚躬忧非细。自度年力足，未肯甘薜荔。”（《珂雪初集·岁暮感旧书怀二十八韵》）。直到康熙二年（1663年），他才时来运转，考中山东乡试解元，次年中进士。又六年康熙庚戌（1670年），授中书舍人。

中书舍人在唐、宋时是相当尊显的官，而在明、清，事实上只是无足轻重的文吏。曹贞吉在这个职位上，一待又是十五年，这是很令他心灰意懒的。他在诗歌中哀叹道：“披褐书生今老大，可怜浑未在人前”（《珂雪二集·直南苑》），“草堂郭畔凉如许，悔余微官换钓簑”（《珂雪二集·苦热》）。

然而，仕途上的失意，有时反而对文学创作有利的。他曾有诗描述自己这一时期的闲适生活说：“朝来雨过绿苔生，自爱门停剥啄声。长夏漫漫如倦客，孤云淡淡类时名。奇书借得皆成友，怪石移来便作兄。扪腹徐吟尘事少，余年真怜此官清。”

（《珂雪二集·夏日漫兴》）坐中书舍人的冷板凳，正可以使他有更充分的时间潜心于文学创作和参与诗友间的切磋与交流。其姻亲张贞说：“壬子余充贡赋入京师，见公。自公之暇，专力攻诗，与今户部侍郎田公纶霞、巡抚都御史宋公牧仲、刑部郎中谢公千仞、故国子祭酒曹公颂嘉、给事中王公幼华、刑部主事汪公

季用更唱迭和，都人有十子之目。”（张贞《潜州集·诰授奉政大夫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曹公墓志铭》）袁启旭在《朝天集引》中追忆当时的情形说：“今上之庚申，旭弹剑入都门。是时安丘曹公实庵掌敕纶扉，与新城王学士、商丘宋比部、予里施侍读日事酬唱，文酒过从，殆无虚日。”这是他的文酒生活。

可是也就在这期间，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变故，使他在政治上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文学创作。

其弟曹申吉在顺治、康熙两朝本都深得皇帝的信任，在仕途上可说是青云直上。康熙十年（1671），他以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到任不三年，三藩乱起，贵州提督李本深起兵响应。曹申吉无力抵抗，遂束手被擒，继而迫受伪职。康熙十九年（1680年），申吉以蜡书赴阙，约会内应，因事机不密，于当年十二月十五日遇害于昆明双塔寺（张贞《渠亭文稿·御史中丞曹公哀辞并序》）。当曹申吉身陷逆境，迫受伪职之时，身为中央政府官员的胞兄曹贞吉的政治和生活处境必定十分艰难，身怀恐惧，动辄得咎是可想而知了，“进退维谷，日以眼泪洗面”（张贞《潜州集·诰授奉政大夫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曹公墓志铭》）的情形应该是可信的。关于这一点，在曹贞吉的诗歌中是可以得到印证的，例如：“亲知杂存殁，习俗徒纷纭。回首汶水阳，惆怅心如焚。”（《实庵诗略·冬日杂感》）又如：“我生觐丧乱，动止杂锋镝……重与骨肉别，万里音尘隔。魂梦越关山，涕泪沾枕席。”（《实庵诗略·栉发有白者感赋》）“立马青门惨不欢，黄云次第拂旧鞍。一家骨肉存亡痛，万里兵戈道路难。京国笑予还索米，高堂凭尔劝加餐。”（《实庵诗略·送孺儿归里》）对远方身陷敌垒的爱弟的耽心，对家乡老母的挂念，以及社会上各种流言的讥刺，都集中于曹贞吉一身，而更重要的是还有一重无形的政治压力，正严重地威胁着他。可以断

言，曹贞吉的久淹薇省，以及他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时时流露出来的那种“欲说还休”的隐痛，都是与这起重大的政治变故有着直接关系的。他自己说他晚年颇废诗，以填词自遣，创作了大量怀古、咏物、咏史的词章，恐怕也是出于这种原因。《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词大抵风华掩映，寄托遥深”，可谓得之矣，而这也同样适用于对他的诗的概括。他在这个时期里那许多郁积在内心深处的想说又无法明说的思想感情，就都借这“遥深”的“寄托”，在诗词中表达出来了。经过这次重大变故的磨炼，他的思想和文学创作的确是更加老练成熟了。

度过由曹申吉陷敌引起的这场政治危机之后，曹贞吉在仕途上再未遇到过什么大的挫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曹贞吉由中书舍人出为徽州同知，继摄祁门令，转青阳令、黔县令，所至皆有政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积功升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三十二年（1693年）迁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三十五年（1696年）秩满升佾事，提学湖广，以病辞归乡里。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四日，以疾终于家。

二

曹贞吉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康熙甲辰年（1664年）中进士之后。其弟申吉在《〈珂雪初集〉跋》中说：“兄于书，无所不窥，阅览精思，每至深夜。癸巳、甲午之间，予从事声律，时与兄商榷渊源，流连风雅。而兄方耽心制举业，略不涉笔，无从窥其阃奥也。迨甲辰岁，兄冠进贤返里，拈笔即工。此后凡两游燕市，一至秣陵、宣城间，一至西子湖上，流览景物，低徊山川，兴至情深，多成歌咏。予每受而读之，赏其造句之精警，结体遒亮，透逸入庾、谢之室，高华杂王、李之席。”从乃弟的叙述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甲辰之前，贞吉博览群书，为以后的诗歌创作打下了扎实深厚的基础，甲辰岁之后从事诗歌创作，曾“两游燕市，一至

秣陵、宣城间，一至西子湖上”，对待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是很严肃、很郑重的。

康熙己酉年（1669年），其弟曹申吉与王士禛共同论定曹贞吉数年之所作，编为《珂雪初集》刊行于世，收入他中进士之后、正式进入官场之前的诗。这一时期，他以无忧无虑的心情，遨游于大江南北，悦目移情于大自然的山光水色，陶醉于声情并妙的艺术境界，发为歌咏，所作多为律、绝，情感真挚，造语典雅，对仗工稳，清新隽永，超妙含蓄，意余言外，深得王士禛的赞誉。如王士禛赞其《登舟口号》曰：“标致天然”，《芜阴观竞渡五绝句》“蕴藉处唐人之髓”，《望岱》诗“可上匹少陵‘齐鲁青未了’，视沧溟‘宇内名山有岱宗’，不免皮相矣。”王士禛更对诗中的一些对句赞不绝口，如在“珠翻南浦萤千点，帘卷西风月一钩”联下赞曰：“淡语情至，诗家三昧在此。”又在“片霞分野水，宿鸟乱鸣蝉”句下赞曰：“杜工部《南池》之句，何必多让！”（所引王评皆见《珂雪初集》）这些评价一方面固然表明曹贞吉早期的诗歌正暗合了王士禛“神韵说”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曹贞吉出手不凡的诗歌才能。

曹贞吉的第二个诗集《珂雪二集》，由其弟与另一位著名诗人李良年编定。《珂雪二集》收集了他自己酉（1669年）二月至壬子（1672年）四月间的诗歌作品。

己酉秋，贞吉赴京就试，次年庚戌（1670年）得中书舍人。从此便与爱弟申吉相聚于京师，所谓“一年之中，连床风雨，击钵行吟，此唱彼赓，兄酹弟劝，生平之欢，无逾此岁”。（曹申吉《〈珂雪二集〉序》）可惜好景不长，辛亥（1671年）春，弟申吉拜贵州巡抚，自此兄弟远隔，南北相望，虽有篇什往来，却是“彼以写忧，此以当泣，殆怫郁之意多而欢愉之言少矣”。（同上）加以贞吉在仕途上又连年不得升迁，很不得意，开始感到有些烦恼了。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珂雪二集》的主要思想内

容。

这就可见，作者写《珂雪二集》时，所面对的已不再是理想的灵秀山水，而是错综复杂的现实人生了。诗歌的内容丰富了，形式也要跟着有所变化。于是我们看到在《珂雪二集》中，曹贞吉的创作风格也由唐入宋，由清淡闲远而变为雄浑奔放。李良年评价说：“先生之诗发源于初盛而折入眉山、剑南，无摹拟之迹而动与之合，可谓矫然风气之外者。”（李良年《〈珂雪二集〉序》）张贞也认为：“（公）以歌诗为性命。始得法于三唐，后乃旁及两宋，泛滥于金、元诸家。世之矜言体格而以剽贼涂墍为能事者，公深鄙之。”（张贞《潜州集·诰授奉政大夫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曹公墓志铭》）李良年和张贞几乎异口同声地肯定了曹贞吉在诗歌艺术上的独创精神。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的宗唐、宗宋，绝不作形式主义的摹仿，而重在学习唐、宋人的风采精神。曹禾在为《珂雪词》所写的《词话》中说：“云间诸公论诗宗初盛唐，论词宗北宋，此其能合而不能离也。夫离而得合，乃为大家。若优孟衣冠，天地间只生古人已足，何用有我！实庵与予意合。其词宁为创不为述，宁失之粗豪，不甘为描写。妍媸好丑，世必有能辨之者。”为词如此，其为诗何尝不亦如此呢！《珂雪二集》中的诗，于律、绝之外，五、七言歌行体大大增多了。诗人那嵒崎磊落的胸怀，仿佛不愿再受那整齐的诗句的限制，常常在以七言为主的长调中，杂以二言、三言、五言，使诗歌的韵律、节奏参差错落，词气充沛，使人感到在他的诗中有一种热情汹涌、流走激荡的阔大气魄。《题文衡山雪图为高念东先生作》一诗，把眼前的画境与新奇有趣的传说紧密糅合在一起，诗人所着意的不在精细的描写，而在于夸张的渲染和衬托，想象奇幻，出神入化，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读来不觉让人拍案叫绝。

《灯市叹》是又一篇让人击节赞叹的歌行体佳作。在这首长调中，诗人已从单纯的个人情怀的抒发，进而把目光转向了广阔的

社会现实，关注到民众生活的艰难与困苦，所谓“太平物力富年年，五侯七贵囊金钱。一挥中人数家产，持向深闺伴绮筵。呜呼！金可竭，灯不灭，长须大贾恣怡悦。六鳌背上繁星列，斑斑照见苍生血！”象这种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如此完美结合的优秀诗篇，在他同时代诗人的创作中也是并不多见的。

王士禛曾选宋琬、王又旦、颜光敏、叶封、田雯、谢重辉、丁炜、曹禾、汪懋麟及曹贞吉诗为《十子诗略》。因其版分藏各家，故往往各以别本单行。世传所谓《实庵诗略》实际上就是这本王选《十子诗略》的卷三。在这本经过精选的诗集中，选自《珂雪》初、二集中的诗共一百零四首，两集之后的新作八十九首。这时曹贞吉正遭受着三藩之乱所造成的重大家庭不幸的折磨，内心极度忧伤痛苦，却又不能明白说出，因而此时诗格更加遒练，而诗情也更加深沉，更加成熟了。

自康熙癸丑（1673）至乙丑（1685年），曹贞吉出任徽州同知前这十几年间，除《十子诗略》卷三这个选本外，没有出过他的新诗集。这一方面与诗人的兴趣转移有关，他在《秋锦山房词序》中说：“予近颇废诗，以填词自遣。”另一方面恐怕也与其弟陷敌，他在经济上失去了支持有关。他前出的两个诗集都是在曹申吉的支持下刊刻的。尽管他在这个时期兴趣转向了填词，但诗作也不会太少，如王士禛所极力推许的《题文姬归汉图》和张贞在曹贞吉墓志中提到的《中秋恸哭诗五章》，都写于这个时期。只因当时没有结集出版，其中的多数诗作现在已很难寻觅了。

三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曹贞吉出为徽州同知后，又接连出了三个诗集。他到徽州不久即奉命北上，“雨雪往而杨柳还。于其途次所经历，京邸所兴怀，共得诗若干首，题曰《朝天集》，

志为王事劳，非无故而行也。”（靳治荆《跋〈朝天集〉后》）

《朝天集》成书之次年（1687年），曹贞吉因事赴陵阳，前后月餘，“行踪所至，率意抒写”（靳治荆《〈鸿爪集〉序》），得诗四十餘首，取苏轼“雪泥鸿爪”之意，命曰《鸿爪集》。1690年又出版了他的最后一个诗集《黄山纪游》。

这三个诗集总计收诗约一百五十八首，代表他晚年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这里面不仅有反映民生疾苦的《山民叹》，而且也有低徊凄切深挚地抒发了个人情怀的绝唱《拜愚山先生野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诗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高苍清劲、淡宕而洒脱的风格特点。虽结体周通而善变，而诗格却总能一归于简净。这时期他作诗好象特别喜欢怀古，更喜欢在怀古诗中发表议论。但由于诗人力大思深，炼句又极老辣，常在议论中寄其人生之感慨，富有哲理性，所以虽以议论入诗，读来却饶有风味，不觉其枯涩。同时代的著名诗人赵执信甚至还称赞他这一类诗“使转纵横，笔如截铁”，“皇皇大章，笔气亦极老横”，“气体逼真坡公”（见《朝天集·论史》诸篇附秋谷评语）。

诗集《黄山纪游》，在当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奇书。曹贞吉以自己亲身游历的深切感受，写了一系列游览黄山的壮美诗篇。他的《望天都峰》、《登立雪台看后海一带诸峰》、《文殊院观铺海歌》、《莲花峰》等诗，写黄山的奇异景色，真是“千态百状，鲸呿鳌掷，云逗星离，不觉动心骇目，魂断色飞。一时惊涛骤马，搏鹭藏龙，舞袖峨冠，战阵蒐狩，一切可喜可愕之事，矗出楮表”（汪士铉《〈黄山纪游〉序》）。《黄山纪游》以其所创造的一系列崭新的形象，在当时的诗坛上引起了相当的震动。著名诗人宋荦以难以抑制的激动致信诗人表示祝贺：“每念足下奇人，黄山奇境，必有不朽之篇，为山灵增重。今读《纪游》诸什，其高则天都，始信诸峰拔地参天也。其浩瀚无际，则文殊院之云海也。其离奇夭矫，则拢龙、卧龙诸峰之盘空耸翠骇人心目也。此

山名作廖廖，向推虞山，今被实庵压倒矣！”（宋莘《西坡类稿·答曹实庵先生》）

四

清初词坛上，赫然树起了两面旗帜：一是陈维崧，效法苏、辛，才力卓越，其词骏发踔厉，而有目空四海之概，在这面旗帜下是阳羨词派；一是朱彝尊，标榜南宋，工力深厚，春容大雅，辞句工丽，而归之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在这面旗帜下的是浙西词派。而曹贞吉则介于两者之间。在《珂雪词》中，既有高歌苍凉、雄浑悲壮的怀古词作，也有刻画细腻、格律精巧的咏物篇什，引得一时名贤如朱彝尊、陈维崧、王士禛等交相赞誉。朱彝尊说：“词至南宋始工。斯言出，未有不怪者，唯实庵舍人意与予合。今就咏物诸词观之，心摹手追，乃在中山、叔夏、公瑾诸子兼出入天游、仁近之间。北宋自方回、美成外，慢词有此幽细绵丽否？”（见《珂雪词·咏物词评》）而陈维崧则在《咏物十词序》中说：“人言燕市实悲歌慷慨之场，我识曹君是文采风流之裔。狂歌飒沓，聊凭凤纸以填来，老兴淋漓，亟命鸾声为谱去。”又说：“吟成十阙，事足千秋。赵明诚《金石》之录，逊此华文；郭弘农《山海》之编，惭斯丽制。”评价不为不高。王士禛则首先肯定了曹贞吉词的写实性，他说：“《拾遗》、《洞冥》、《杜阳杂编》诸书，所记类无事实。实庵先生咏物，皆取其闻见所及耳，而神气离合，望之如蜃气结成楼阁。每读一过，觉江风海雨，撼撼生齿牙间也。”（《咏物词评》）而王士禛对贞吉词神气高妙、灵光超射的艺术造诣的赞许也不难看出。

实庵词确实是从生活中来的，他的作品正是他对生活和历史的深切感受的自然流露。《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词大抵风华掩映，寄托遥深”，肯定了他的卓越才能和深厚的思想内容。所以他的词尽管“上下千古”，写来却“一往情深，低徊欲绝”，既

“潇洒出尘”，又“肮脏慷慨”，《留客住·鹧鸪》便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咏物佳作。这首词一开头就说：“瘴云苦！遍五溪、沙明水碧，声声不断，只劝行人休去。”联想到三藩之乱时其爱弟曹申吉身陷其中的历史事实，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对爱弟的思念。所谓“风更雨，一发中原，杳无望处”，正是三藩乱起后对当时那危险而又凶恶的政治形势的恰当概括。“万里炎荒，遮莫摧残毛羽”，就是在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下对远在云贵身陷敌垒的爱弟的生活命运的深切关心。由此可见，该词结语说“江深月黑，低头臣甫”，指的就是曹申吉。尽管曹申吉这时已经身陷敌垒，尽管曹申吉已经迫受伪职，但是曹贞吉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爱弟是绝不会甘心变节投敌的，他想象自己的爱弟这时一定会象当年的伟大爱国诗人杜甫一样在深深地惦念着自己的祖国，忠诚于自己的君王，这君王就是，也只能是当时的康熙皇帝。尽管这首词写的是鹧鸪，用的是望帝化杜鹃之典，但从词中特意点出了“五溪”之地来看，则其中消息也就清楚地透露给读者了。而对爱弟的思念恰是这一时期郁积在他的心灵深处的最强烈最真挚的思想情感。

其实不止是咏物词，就是在怀古篇什中，这种执著于写实的创作特色也是十分明显的。《满庭芳·和人潼关》是实庵怀古词中的名篇。在这首词中，他从对汉唐史事的咏叹中，深刻地表达了他对安宁和平生活的热切向往。词中说“何年月，铲平斥堠，如掌看春耕？”希望天下太平，让百姓们能得以安居乐业，不正是从战乱中走过来，又遇到新的乱离煎熬的人们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强烈呼吁吗！再如《满江红·金台怀古》一篇，作者讽咏战国时燕昭王筑黄金台，广延天下贤士的故事，展开了燕、齐争战的宏阔场面，“功成翻削英雄色”道出了世事沧桑的悲凉，李良年认为“杜陵诗史后又添一词史”。

曹贞吉是一位“识高学广，思密才雄”的人，他写词是讲究

艺术的。每词动笔之时必经过深沉的思考，严密的布置，然后发而为词，或咏物、或怀古，借助于鲜明的艺术形象，寄托自己深隐的内心秘密。所以读他的词，我们只感到风华掩映、神光一片，“望之如蜃气结成楼阁”，又如“行山阴道中，目不暇接”。黄宗羲在《曹实庵先生诗序》中说：“先生之诗以工夫胜。古今诸家，揣摩略尽，而后归之自然。故平易之中，法度历然，犹不识（指程不识）之治兵也。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谓之有所学可也，谓之无所学，亦可也。”这评语也可移用于他的词。

然而，正是因为曹贞吉的词是以深厚的生活体验为基础的，他的每首词都是他自己对生活的独特发现，是他自己亲身生活实践的真情流露，所以，他的词决非一班无病呻吟邯郸学步者可比。他的词具有他自己的独特个性，虽然不主一家，却能自成一家。在词人如林的清初词坛上，他以其创作的实绩，独立于阳羨、浙西两家之外，争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田同之说：“本朝士大夫，词笔风流，自彭、王、邹、董以及迦陵、实庵、蛟门、方虎并浙西六家，无不追宗两宋，掉鞅先后矣。而其词，唯实庵先生不习闺襜靡曼之音，既细咏之，反觉妩媚之致，更有不减于诸家者，非其神气独胜乎？由是知词之一道，亦不必尽假裙裾始足以写怀送抱也。”（《西圃词说》）

曹贞吉《珂雪词》虽只二百四十馀首，然而却赢得了“在国初诸老中最为大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盛誉。吴绮编《名家词选》，推曹词为压卷之作。乾隆间编《四库全书》，《珂雪词》是唯一入选的清词。张之洞编《书目答问》，列曹贞吉为清朝第一词人。前贤的眼光这样不约而同地投向曹贞吉，看来曹贞吉的词的确是值得我们深入地加以研究的。

注：

曹贞吉的诗集包括《珂雪集》、《珂雪二集》、《朝天集》、《鸿爪集》和《黄山纪游》都只有初刻本。《实庵诗略》是王士禛编选的《十子诗略》的卷三，其中有的诗已见于《珂雪集》、《珂雪》二集。后来曹贞吉曾孙曹益厚将这几个诗集的初刻合印，在前面加上一个总序，总称《珂雪集》，其实这和《四库全书》存目的《珂雪诗》是不同的，《四库全书》所称的《珂雪诗》是曹贞吉的第一个诗集。即《珂雪二集》之前的《珂雪集》。为了不使混淆，我们易名为《珂雪初集》。《珂雪词》二卷，补遗一卷，初刻于康熙丙辰（1676年），《四库全书》据以收录。《四部备要》和《清名家词》都收录了《珂雪词》，另外曹贞吉曾有《咏物十词》单行，杨复吉续编《昭代丛书》时，录入辛集别编。《山左诗钞》、《清诗纪事》、《清诗别裁》、《瑶华集》、《清词综》、《全清词钞》等都选录了曹贞吉的诗词作品。1986年，我们承担了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珂雪诗词集》的点校工作，并定名为《曹贞吉集》，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冯惠民）